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九十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藩魏卻秦既抗禮於邦君亦

馳聲於海內及贏氏慘虐棄德任刑揚墳籍於埃塵塡
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
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
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
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
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
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
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
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
積穀猶復脩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

鄭沖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眞以好禮居秩宗雖媿明揚亦非遐棄旣而荆揚底定區寓乂安羣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沖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昬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啟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默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

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淸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者矣鄭沖等名位旣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元和姓纂七曰明友裔孫馥後漢尙書僕射避董卓亂過江居錢塘縣案林氏謂避董卓亂與本傳云避王莽之亂異明友封平陵侯以坐罪誅在西漢時其子孫未有封銍侯之事疑馥於東漢末封侯范書不列表故無從徵攷也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經典釋文敘錄曰易姚信注十卷吳時舉七錄云十三卷賀邵譔賀循傳注

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袁韶錢塘先賢傳贊引作崇悅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諡號曰文貞先生錢塘先賢傳贊引作文正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

守華陽國志十一曰州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華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爲别駕從事咸熙元年舉秀才入爲太子中庶子除郎中泰始二年拜立濟陰太守華陽國志十一引文立上疏辭太子中庶子及報文立辭太子中庶子詔案立拜中庶子盖先辭而後受也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識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脩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敘之盖所以抜幽滯而濟殊方也華陽國志十一作皆收其才秀所以援濟殊方伸敘幽滯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華陽國志十一引文立上疏辭散騎常侍及止文立辭散騎常侍詔案立拜散騎常侍亦先辭而後受又卷八曰泰始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

復假故蜀大臣名勳後五百家不預厮劇皆依故官號爲降 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衞尉咸寧末卒華陽國志十一曰帝每善其恭愼遷衞尉猶兼都職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連上表年老乞求解替還桑梓帝不聽咸寧末卒緣立有懷舊性乃送葬於蜀使者護喪事郡縣修墳塋當時榮之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華陽國志十一曰凡立章奏集爲十篇詩賦論頌亦數十篇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

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案隋志禮類陳邵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注云司空長史舊唐志云陳邵駮傳玄評唐志作傳玄周官論評十三卷陳邵駁蓋即一書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周禮論序本傳云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不言曾爲司空長史未知隋志何所據也）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書鈔五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太始六年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絜靜（御覽二百二十一引晉武帝詔絜靜作廉潔）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書鈔五十八引王隱晉書耽悅作敦悅）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御覽二百二十一引晉武帝詔作以敦儒訓）可爲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

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鎭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尙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絜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厲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恆舉喜爲賢良

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
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
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
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
傍綜廣深博聞彊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
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
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
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
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
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

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御覽五百三晉中興書曰永和中將禘太廟應有遷毀尚書郎徐禪詣喜講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隋志天文類安天論圖六卷唐志安天論一卷初學記引之文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案隋志於郭璞毛詩拾遺下注云梁有毛詩略四卷疑即此書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隋志儒家類虞喜志林新書三十卷廣林二十四卷後林十卷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東平下當脫陵字濟南則青州部

內故傳云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非兗州之東平也予向疑地理志濟南郡下有脫簡今撿解系傳及此傳則濟南有著縣有東平陵縣本書已有明證矣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魏志王修傳注漢晉春秋曰袁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世俱以不仕顯名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書鈔九十五引王隱晉書作命世名儒是非之議論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御覽六百十王隱晉書曰兆以春秋一經三家殊途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和怨調人之官乃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又爲春秋左氏

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隋志春秋類劉兆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唐志作三家集解十一卷馬國翰輯為一卷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御覽五百十引虞般佑高士傳作凡事述十餘萬言嘗有人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荅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容問之兆說疑畢容曰此易解耳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耳周家祿校勘記曰耳衍文兆別更立意容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日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

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燿育臍（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兆諸子既無表見何必更列其名史家徵人譜牒而不加刊削往往有此失）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文選褚淵碑文注王隱晉書曰氾勝之穆敦九族案氾勝之見漢書藝文志毓蓋勝之後人）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文選奏彈劉整注王隱晉書曰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

軍並不就于時靑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銳不蓄門人淸淨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一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元和姓纂九曰汜銳著書七萬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御覽八百二十三引王隱晉書作苗少孤家貧好學書）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

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初學記十七王隱晉書曰弟輕財重義行人所難者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初學記十七王隱晉書曰兄及小弟早卒鞠養孤寡隱約口腹及與妻子兄弟容居四十餘年田宅奴婢推之孤姪弟亡臨殯口中有癰潰膿血含去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己純至類皆如此初學記十七引王隱晉書行己作行事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討吏至臺帝輒訪

其安不永寍二年卒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作三年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癈疾泰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唐志禮類作一卷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脩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厤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

世聰贈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書鈔六十七引臧榮緒晉書誤作杜機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御覽三百八十五杜祭酒別傳曰君在孩抱之中異於凡童舉宗奇之年六七歲在縣北郭與小兒輩爲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停車觀之歎日此有奇相吾恨不見操尚貞素書鈔六十七引晉中興書操尚作尚秉居甚貧窘不營產業書鈔一百三十四杜祭酒傳曰君曾新作被暖眠不覺晏起弟子不敢驚君起乃歎息暖眠使人忘起因著陌上寒苦之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中又一百三十六杜祭酒傳曰君爲家淸貧因窮學作屐以資供養之費屐爲實價皆先說其善價或誤得多值輒解而還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厤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

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賓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

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恆營卹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爲丞相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類聚五十三晉中興書曰杜夷隱身不仕

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元帝以為儒林祭酒御覽三百三十六引晉中興書作為丞相祭酒處
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
夷為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
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
忘言然虛心歷載御覽四百四十四引王隱晉書虛心作虛遲正以足下羸
疾故欲相省宜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御覽四百四十四引王隱晉書作以為國子祭酒夷前後十餘表求解不聽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
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
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初學記十引晉中興書作皇太子凡三至夷舍諮詢六十七引臧榮緒晉書作皇太子禮之
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

謁國有大政恆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搢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脫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御覽五百五十五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妾居先塋帛布輜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案夷之卒年別傳與本傳大異未知孰是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絆冠冕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隋志道家類杜夷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新唐志誤作三十卷文心雕龍諸子篇云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三國志杜畿傳注文選注御覽皆屢引之困學紀聞十亦引一

事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惠帝紀作嵩隋志總集類亦作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隋志作二卷以荊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駮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

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曰劉曜載記散騎常侍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則董景道仕趙云並固辭失實竟以壽終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通鑑晉紀注曰姓譜帝舜七友有續牙晉大夫狐鞫居食采於續號續簡伯後以爲氏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

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元和姓纂十曰石趙有太子少保續咸案本傳不載太子少保或有脫略

徐邈

徐邈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東莞徐錄六十五引臧榮緒晉書御覽一百八十三百八十五引徐邈別傳皆曰徐邈字仙民經典釋文尚書音引徐仙民案唐人避太宗諱故不書其字東莞姑幕人也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地理志姑幕屬城陽郡蓋南渡後省城陽入東莞也邈與廣兄弟各有傳則篇首敘所居一郡縣當刪去其一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案康獻褚皇后傳禮志中均有博士徐藻即此人隋志有都水使者徐藻妻陳玢集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書鈔六十五臧榮緒晉書曰一

時傳彥姿性端雅御覽三百八十徐邈別傳曰岐嶷自
惠聰悟七歲涉學詩賦成章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東
莞徐錄曰少好 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
學尤善經傳
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
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 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東莞徐錄儒學
作禮學太傅謝安 安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
作後將軍謝安
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
訓御覽二百二十一晉中興書曰在西省撰正五經音
訓隋志五經類有徐邈五經音十卷旒殊邈諸仍顏
氏家訓音辭篇曰夫體物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
心自有去取去取謂之好惡此音見於葛洪徐邈錢大
昕養新錄云徐仙民音有不載於釋文者如顏之學者
推所舉毛詩反驟爲在遘左傳切椽爲徒緣是也
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 書鈔五十八引晉中興書作直西省 前後十

年每被顧問初學記十一引晉中興書每被作每預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書鈔五十八引晉中興書作多所補益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二引晉中興書曰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尙書令玄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毁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

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誹毀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

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暱之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為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

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沈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御覽二百四十七晉中興書曰徐邈建元中爲太子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

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闕書鈔六十五藏榮緒晉書曰朝夕入見將順匡救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遯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遯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御覽一百八十徐邈別傳曰舉世諮承傳爲定範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遯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御覽一百八十引徐邈別傳作譬如日出之時向東背朔非爲定體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隋志春秋類有

徐邈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隋志春秋穀梁傳義十卷舊唐志作畣春秋穀梁義三卷案本書范甯傳云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是邈書成於甯後也馬國翰從注疏北堂書鈔初學記輯爲一卷注義二書不能區分矣書鈔九十五引徐邈穀梁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作春秋振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所感而興又九十九引徐邈穀梁子云滄海橫流則舟航濟其用裒風陵两而棟宇竟其功孔廣陶校本以爲序文是也　邈

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祕書郎宋書徐廣傳豁字萬同宮至廣州刺史晉書校文四日豁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歷官至尚書左丞皆見宋書良吏傳不言官太常疑太常郎太學之謁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

孔衍字舒元書鈔五十七七十四引晉中興書均作孔演御覽二百二十引晉中興書作孔演字元舒又二百四十九引晉中興書誤作九寅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案魏志三少帝紀有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奏倉慈傳稱沛國孔乂注引孔氏譜孔乂字元儁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至大鴻臚是文字為乂之譌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案御覽八百十七引孔舒元在窮記當作於此時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御覽二百二十引晉中興書作中書侍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曰於時中興肇建庶事

草創演經學淵博又練悉舊典通典四十八引孔衍宗廟藏主室論一百三引孔衍禁招魂葬議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啟出衍為廣陵郡案書鈔七十四引晉中興書作孔演為廣陵郡相本傳脫一相字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嘗騎至山陽勑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朞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案隋志春秋類孔衍春秋公羊傳集解十四卷舊唐志孔衍春秋穀梁傳訓注十四卷肄歎觧錄隋志編年類孔舒元漢魏春秋九卷唐志作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後魏春秋九卷疑

郎一書分析之而誤增卷數隋志雜史類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魏尚書八卷注云梁十卷衍舊唐志尚書皆作春秋史通六家篇則云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二十六卷與七錄所載卷數正符唐志魏上誤拾後字誤作十四卷唐志雜史類又有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糅故魏朏誹孀賺語

子敬盧陵太守宗人爽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爲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案世說德行篇注宣別傳曰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經典釋文序錄云字宣子濟陽人地理志濟陽屬陳留國是本傳失載縣名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荅曰不足爲痛但受

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御覽四百十二晉中興書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問痛耶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也案何書作八歲與本傳異世說德行篇亦作八歲少尚隱遁世說棲逸篇曰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注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以清潔自立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書鈔九十七引晉中興書繼日作續日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世說德行篇曰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幝耶范笑而受之注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案世說德行篇注引宣別傳作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經典釋文序錄云東晉員外郎不就隋經籍志亦稱員

外郎范宣本傳蓋有脫略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作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案羨愛之為庾爰之之譌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御覽五百三引晉中興書講誦作研講譙國戴逵等皆聞

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案通典九十七引范宣答雷孝清問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又一百二改葬服議于齊答王懷引范宣曰斬縗既葬則布同於齊縗既練則同大功大祥之後略如緦麻禮之次序也又一百三引范宣禮三墓論當均出此書皆行於世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

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
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淸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
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尙書二爲侍中再爲
太子太傅御覽七百六十四引十六國春秋作太子太保封京兆公好直諫陳
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
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
義至冉閔又署爲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肩爲大單于
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
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
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

言一夫不可杻而況千乎周家祿校勘記曰杻宜依本文作狃顧誅屏降
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銳
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幷殺其子伯陽謏性不嚴
重好衒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
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値惡抵
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値歎抵耳謏慚
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
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衞將軍謝石薨御覽四百

九十二引晉中興書作謝萬爲尚書令薨案下請諡下文所議均作謝石且石亦非尚書令何書誤也

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一作耳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

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案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

桓温之黜以爲國典仍多敘温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
桓宗猶盛尙書僕射王珣温故吏也素爲温所寵三怨
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
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
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
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啟闢爲首咎繇
謩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
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贓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
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
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

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
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
不相及無復藉鬬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
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覩載籍志士仁人有發
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
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
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
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
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
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公虛已思

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忠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藴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温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温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正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温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

珣以下官議殷浩諡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

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
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
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彊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
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
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
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
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
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答仲
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
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爲主忠以義節爲先殷侯忠貞居

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險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檄府之輕（一作小）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幽滓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

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爲其吏于時危懼恆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愾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

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類聚五十五引晉書耽學作讀書新緒斠）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類聚五十五引晉書斗儲作升斗新緒斠御覽八百六十晉陽秋曰王歡貧窶或人惡蒸餅一顆以充一日妻子常有菜色）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類聚五十五引晉書遂作後新緒斠）至慕容暐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爲末及古人故亦一時之儁若仲宣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莅邊隅獷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勒權貶石抵溫斯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劘

晉書斠注卷九十一

晉書斠注卷九十二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

而齊鶩揚玉軑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巳降軌躅同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靑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耽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薈川沖埒美前脩埊

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魏志王粲傳曰汝南應瑒弟璩官至侍中注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歷官散騎常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復爲侍中典著作卒追贈衛尉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魏志王粲傳注引文章敘錄作少以才辯能談論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魏志王粲傳注引文章敘錄曰正始中夏侯玄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

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旣謝天厤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
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滂流
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璽其象地耀其文鳳
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載芬率土咸寧人胥
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
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旦丕顯
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
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
南曁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常重譯案古常裳通用
充物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順

時貢職書鈔八十一引順時作恭時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具發彼互的文選作五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隋志散騎常侍應貞集一卷注云梁有五卷亡兩唐志仍五卷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案地理志司州下云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司州頓丘郡下云泰始二年置是東郡廢于是年白馬縣亦隨之而廢傳言東郡白馬人猶是曹魏郡縣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飢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文選嘯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作辭賦壯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書鈔一百五十八類聚九十二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二十均引烏賦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初學記一引成公綏天地賦云天地至神難以一言定其稱故體而言之則曰兩儀假而言之則曰柔剛色而言之則曰元黃名而

言之則曰天地案本傳無此數語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淸太素紛以涸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淸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蚑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羣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初學記一引作若乃元象

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燿五緯重光初學記一引誤作重見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眾星回而環極初學記一引回作遷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類聚一引作參井初學記一引作白虎峙據於參昴青龍垂尾於心房立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書鈔一百五十類聚一引作星張初學記一引注張作軫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初學記一引駱驛作絡繹鴈翔作鴈行書鈔一百五十類聚一亦引作鴈行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跱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夭

矢貢而國吉辭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
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
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阯
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
於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
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
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畧建邦王圻
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
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
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

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毁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參闢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

爲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敖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文選希作晞）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文選跨作姱）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遥攜手躊躇步趾（文選躊躇作踟跦注廣雅曰蹢躅踟跦也踟跦與蹢躅古字通）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淸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浮雲於泰淸（文選浮作游）集長風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

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誇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文選作唱引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騖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再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橫

鬱鳴而滔涸咧繚眺而清沉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飈揚文選烈烈作列列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文選思作斷迴作向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靄之溷濁文選靄作藹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皐蘭之猗靡蔭修竹之蟬蜎乃吟詠而發歎聲驛驛而響速文選驛驛作駱驛注駱驛不絕貌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緜心滌

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眾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礚㗫嘈（文選㗫作嘲）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緜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文選尼父作孔父）百獸率儛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文選此作蓋亦）

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御覽六百三十二文士傳曰張華薦成公綏曰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三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質資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斷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才達學足以宏道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搢紳之檢式也又一百八十五臨海記曰章安縣有赤蘭橋世傳成公綏作縣此橋上作賦事案本傳失載爲章安令當在薦徵博士之後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隋志成公綏集九卷注云梁有十卷殘缺兩唐志作十卷行於世

左思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

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
御史元和姓纂九日邱明之後魏左雍爲侍御史書鈔一百二引王隱晉書作父雍起卑吏晉武以爲能
擢爲殿中侍御史世說文學篇注思別傳曰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
博覽名文遍閱百家思少學鍾胡書書鈔一百二引王隱晉書鍾胡作鍾繇及鼓琴
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
勤學書鈔六十九王隱晉書曰左思少好學司徒隴西王泰辟爲祭酒案本傳不載爲祭酒事隴西王泰
傳泰代石鑒爲司空王書作司徒或司空之誤又書鈔一百二引王書作思乃發憤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臧榮
緒晉書作博覽文史少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世說容止篇注續文章志曰思
貌醜顇不持儀飾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造齊
都賦一年乃成隋志齊都賦二卷唐志作一卷水經巨洋水注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二十

三九百六十九百六十八均引之書鈔
一百二引王隱晉書作一年不出戶牖復欲賦三都會
妹芬入宮移家京師書鈔五十七初學記十二王隱晉書曰專事三都賦絕人流之事文
選招隱詩注王隱晉書曰左思從居洛城東著經始東
山詩御覽八百八十四文士傳曰左思初作蜀都賦曰
鬼彈飛丸以礌礰後又改易無此語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世說文學
篇注引思別傳岷邛作嶠蜀遂構思十年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臧榮緒晉書十年作十稔門
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
求為祕書郎世說文學篇注引思別傳曰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祕書郎全晉文注曰賈謐
太康三年為賈充世孫至惠帝時用事思之為祕書郎
久矣非謐所舉藝術高逝林曰李林甫唐六典祕書郎注
晉起居注云武帝遣祕書圖書分為甲乙景丁四部使
祕書郎中四人各掌一焉晉書云左太冲為三都賦自
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中此所引乃十八家晉書新
晉書左思傳則刪去中字矣案職官志祕書監屬官但

言有丞有郎蓋亦脫去中字惟初學記引齊職儀有中字及賦成時人未之重世說文學篇曰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注思別傳曰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臧榮緒晉書作謐有高名於世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世說文學篇曰思乃求詣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

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川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世說文學篇注思別傳曰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洽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全晉文注曰衛瓘乃權之誤魏志衛臻傳注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又瓘乃衛覬子河東安邑人而云陳留衛瓘是轉刻之誤無疑又曰皇甫高名一經

品題聲價十倍摯虞雖宿儒與思同在賈謐二十四友中要是倫匹劉逵元康中尙書郎累遷至侍中衛權衛貴妃兄子元康初尚書郎兩人書雖蚤終何不可爲思賦序注況劉衛後進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序劉注在文選劉序衛序在晉書皆非苟作魏志衛臻傳注云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粗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如裴此說權貴游好名序不嫌空疏而頗於爲注使思自爲何至塵穢紙墨別傳道聽塗說無足爲憑晉書棄十八家舊書兼取小說獨棄別傳不采斯史識也十駕齋養新餘錄日趙王倫傳有黃門侍郎劉逵未審即其人否案水經謐水注文選二十八注均引左思齊都賦注知注亦思自撰惟本傳云爲之都序又云皆悅玩爲之訓詁與別傳假時人名姓之說不合嚴氏謂別傳失實是也

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

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臧榮緒晉書作見而咨嗟書鈔一百二引臧書作見而嗟歎世說文學篇曰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臧榮緒晉書作都邑豪貴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東晉疆域志曰考晉宮閣名無宜春有兩宜都疑字或有誤專意典籍世說文學篇注引思別傳作專思著述齊王冏命爲記室督世說文學篇注引思別傳作記室參軍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

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世說言語篇注嵆紹趙至敘曰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世說言語篇注引嵆紹趙至敘作至年十二與母共道旁看）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御覽三百八十五趙至別傳曰答日可耳便就師讀書）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世說言語篇注引嵆紹趙至敘御覽三百八十五引趙至別傳投書作釋書）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世說言語篇注引嵆紹趙至敘作自傷不能致榮華）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御覽三百八十五引趙至別傳作師大異之稱其當爲奇器）年十四詣洛

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作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作先君具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世說言語篇注嵇紹趙至敘曰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世說言語篇注嵇紹趙至敘曰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案傳言至改名在還山陽之後而敘則列於歸山陽之前且一作浚一作翼必有一誤康每日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

有白起之風矣世說言語篇曰嵇中散語趙景眞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注嵇紹趙至敘曰觀瞻停諦有白起風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涢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文選趙至與嵇茂齊書注嵇紹集曰趙景眞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傳趙至字景眞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曰景眞而書曰安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讌辭倫好

經迴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銜也文選理學權輿曰本或有於長銜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修陵周家祿校勘記曰修當作脩長也之脩下極聽修原同表龍章於裸壤奏

鄙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埽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

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淸
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
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
翔倫黨之閒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文選作翺翔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
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
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
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
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
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
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從橫才氣世說

言語篇注嵇紹趙至敘曰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御覽三百六十八引作七尺四寸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世說言語篇注嵇紹趙至敘曰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世說言語篇注嵇紹趙至敘曰自痛棄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時年三十七

鄒湛

鄒湛元和姓纂五曰魏鄒軌生琪案琪爲湛之誤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

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世說排調篇注晉諸公贊曰湛以文義達綜識斷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爲羊祜所器重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案世說排調篇注晉諸公贊曰湛仕至侍中與本傳異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隋志曰梁有鄒湛集三卷錄一卷亡唐志作四卷爲時所重

初湛嘗夢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

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通典六十日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爲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案蒙爲湛子不知與捷孰兄孰弟亦有文才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棗據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魏志任嘏傳注引文士傳作先人避難易爲棗父叔偉魏鉅鹿太守案魏志任嘏傳注引魏武故事載令日祇子處中立加封爵以祀祇爲不朽之事文士傳日祇孫據是叔偉爲祇之子元和姓纂七日棗祇爲陳留太守生趙趙生據是叔據美容貌善文辭書偉名趙惟處中當爲其弟兄行也鈔六十八王隱晉書日棗據通識有文武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

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書鈔六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太尉中郎臧榮緒晉書文選二十九注七志曰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隋志曰梁有太子中庶子棗據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類聚三十一引據答阮德猷詩御覽三百五十八兩引棗據詩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城太守魏志任嘏傳注文士傳曰嵩兄腆字元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隋志曰梁有襄陽太守棗腆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類聚三十一有腆贈石季倫詩案襄陽當爲襄城之譌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書嵩事具本書王浚傳隋志有散騎常侍棗嵩集一卷注云梁有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二卷御覽五百八十七文士傳曰棗嵩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爲丈夫出身不爲孝子則爲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爲國宰輔遂作官人賦以反雲之賦魏志

任峻傳注文士傳曰據子嵩並有才名多所著述案御
覽所引文士傳仍作棘嵩蓋用其本姓也元和姓纂七
云據生腆高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案嵩爲王浚之
高爲嵩嵩之誤壻浚僭位時爲
尚書又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
軍具見浚傳此傳特刪而不書是也爲石勒所殺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世說賞譽篇上注褚氏家
傳曰吳郡錢塘人褚先生
後
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世說賞譽篇上注引褚
氏家傳作陶聰惠絕倫清淡閑
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世說
賞譽篇上注褚氏家傳曰作鷗鳥水碓二賦
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陶嘗謂所
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
補尚書郎世說賞譽篇上注引褚氏家傳作吳歸命世
祖補臺郎建中校尉絫本傳不言爲校尉從

略。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世說賞譽篇注褚氏家傳曰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案家傳以龍躍二語爲與陶書與本傳大異遷九眞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沈

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沈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

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御覽八百七十一引趣作趍）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

奇奮於從横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危（元作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衮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宣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儓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

爲鎗鎗腧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
嘲哮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痝娄者
以博納爲通濟眂眂者以難入爲凝情拉荅者有沈重
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
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覩其
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恆寬德無厚而自貴位
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覗鼻繆鼿而刺天忌惡君子
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慑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
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
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闇

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眞抱素志陵雲霄偶影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圮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沈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

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扃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世說言語篇注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隋志儒家有蔡洪化清經十卷初學記二十九引作蔡氏清論御覽八百七十引蔡氏化清論書鈔一百三十六又引作清化論意林亦引之馬國翰曰其書舊列儒家而細玩遺文頗涉元旨又云稱經蓋擬易而作亦揚子太元類也隋志又云梁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蜀志諸葛亮傳注引吳大

鴻臚張儼默記述佐篇翰有清才善屬文世說識鑒篇注文士傳曰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文選二十九注今書七志曰張翰文藻新麗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家人世說任誕篇曰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世說識鑒篇注引文士傳於時下有以矣二字子善以明防前以智

慮後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文士傳慮作感榮執其手愴然世說識鑒篇注引文士傳執作捉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十七史商權五十一曰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又庾闡傳作揚都賦爲世所重案水經二十八沔水中篇注引庾仲初揚都賦注云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揚都賦之注疑即仲初自撰此事亦見世說文學篇又晉書於仲初後次以曹毗傳有云毗著揚都賦亞於庾闡則揚都賦之出於闡無疑也酈氏引此說即斷之以爲此別爲三江非職方之三江然則亦斷非禹貢揚州之三江可知前人亦從無以此解禹貢揚州者陸德明釋文始引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此與酈引庾說同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經籍志夷於晉書無所見當是承襲庾說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於夏本紀引禹貢處即以此三江說之然則自唐以前用此說禹貢者兩家而已蘇氏集傳議作唐仲初劇譖語貢鍾皆又義以南膺庾駁之駁仲郁

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

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羇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文選二十九注今書七志曰觀天下亂東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世說任誕篇注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世說識鑒篇注文士傳曰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隋志曰梁有大司馬東曹掾張翰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書鈔一百二引晉中興書作新野庾闡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晉中興書作西域遣一使胡趫趫勇果自謂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晉中興書作遂暴殺胡勇聞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御覽六百二魏氏春秋日闡少孤年九歲能屬文鄉里重之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類聚七十二引庾闡斷酒戒鄉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爲太宰西陽王羕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爲司空參軍類聚三十二載

庾闡爲郗車騎討蘇峻盟文 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
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 書鈔五十八類聚四十八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義談者以爲宜綜國史於是召爲散騎常侍 頃之出補
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
守衡南鼓枻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
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
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絜
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
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眞不議世疢
煥乎若望舒燿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

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倩浮磬類聚四十引磬誤作馨聲若
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
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
末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
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
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
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
繇謩虞呂尙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
蕭張艸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
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儁才何補夫心非

死厭智必存形形託神川故能全生柰何藺膏揚芳漢
庭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
世往斯㐲書鈔一百二引晉中興書作世往斯否類聚四十引亦作否吾哀其生未
見其死書鈔一百二引晉中興書作未戚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後以
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碑
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世說文學篇曰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注中興書曰爲揚都賦逸絕當時文學篇又曰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家吳志孫權傳注水經沔水注世說文學篇注文選月賦注書鈔類聚初學記御覽均引揚都賦年五十四卒諡曰貞所著詩賦銘

頌十卷隋志給事中庾闡集九卷注云梁有十卷錄一卷亡唐志仍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隋志有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錄一卷唐志同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案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書作曹毗魏大司馬休曾孫與本傳異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世說文學篇日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光明錦裁爲負版絝非無文采酷無裁製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御覽

三百九十六曹毗神女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字蘭香
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溺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
母接而養之於崑崙之山於今千歲矣書鈔一百四十
三曹毗杜蘭香傳云香戒張碩日不宜露頭食也又一
百四十八杜蘭香傳蘭香降張碩家輒賚瓦楹酒氣芳
馨類聚七十一杜蘭香別傳日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
便去絕不來年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
驚喜遙往造香見香悲喜亦有悅色言語頂時碩欲登
其車其婢舉抃之嶷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
拼之於是遂退又八十一杜蘭香傳日碩問薦祇何如
香日消摩踟號仇衙獻十自可愈疾淫祇無益香以藥
爲消摩又八十二杜蘭香別傳日香降張碩賚瓦楹酒
七子標標多菜而無他味亦有世閉常菜輒有三種色
或丹或紫一物輿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碩云食之亦
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饑御覽七十五郡國志日金陵
西浦亦云項口即張碩捕魚遇杜蘭香處也又五百杜
蘭香傳日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爲詩贈碩云縱饗代
摩奴須臾就尹善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旨是以自
御碩說如此又六百七十六集仙錄日杜蘭香女仙也
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碩蓋修道者也授以飛化之道

（留玉簡玉璽孟又賁黃麟羽帔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又九百八十九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碩與三署豫實曰食此可以辟霧露碩食二懷一欲以歸香曰可自食不得持去太平廣記二百七十二杜蘭香別傳曰蘭香降張碩碩無子取妾妻妬無已碩謂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香曰此劍所以治妬創已亦當瘥數日之間創損而妻無妬心遂生數男案郡國志言碩遇杜蘭香於金陵西浦集仙錄則云在洞庭包山二說互異惟碩爲桂陽人曹毗作蘭香傳亦言家在青草湖自當以洞庭爲是不應在金陵相遇也）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書鈔五十八曹毗五言詩序云余從中書轉爲黃門在直多懷作詩書屏風云爾御覽二百三十七晉中興書曰曹毗爲左衛將軍案傳不言爲中書黃門及左衛將軍從略當在遷尚書郎之後）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類聚一百引毗請雨文作下邳內史）以名位不至著對儒

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

器爲峻麟以絶迹標奇松以負霜稱雋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愼固能全眞養和夷跡洞澗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睎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楊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蔥者矣何必以刑禮爲己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韵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眞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

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衢游不踐綽約之室趙不希騄駬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蕢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周家祿校勘記曰俗衍文對上則是不必以合俗句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羣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

離狠狽之災由此此言之名爲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
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蔭瑶林於蓬萊絕世事
而儁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鰓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
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
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閬風安以贍殊目
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往
之智猾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
擢陽艸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
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紓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
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

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元作]三典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鉤[元作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于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闔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眞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隋志光祿勳曹毗集十卷注云梁有十五卷錄一卷唐志仍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誤作字孔度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曰字弘度江夏鄳人家本傳失載縣名父矩江州刺史魏志李通傳注晉諸公贊曰矩字茂約李重之弟世說言語篇注中興書曰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廿二史考異二十二曰此又一李矩非平陽之李矩也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上曰江夏李氏嶷生尚尚生矩矩案康與尚未知孰是充少孤御覽七百四十九晉中興書曰李充母衛氏廷尉展之妹也充少孤母聰明有訓宋高宗翰墨志曰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蘇[illegible]其父墓中柏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御覽七百四十九晉中興書曰充又善楷書妙參鍾索從兄咸亦善書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

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尙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元作遣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鎭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

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尟不覿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絶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覩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闇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己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

唱基羲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
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曁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
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
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
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
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
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
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
此險徑狻兔陵岡游魚遁川至賾深妙大象幽玄棄餌
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元作

亂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元作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世說言語篇曰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案世說作殷浩與本傳作褚裒異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

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混亂作俱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臧榮緒晉書曰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七錄序云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著作佐郎李充頗加刪正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隋經籍志曰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舊唐志道家類有李充釋莊子論二卷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隋志李充集二十二卷注云梁十五卷兩唐志作十四卷行於世子顒亦有文義多所述作經典釋文序錄曰顒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郡太守隋志書類顒有集解尚書十一卷尚書新釋二卷尚書要略二卷兩唐志釋文序錄作注十卷隋唐志又有李顒集十二卷錄一卷十七史商榷五十一日案今尚書泰誓

疏力辨漢初只有二十八篇無泰誓後得僞僞泰誓合爲二十九篇諸儒多疑之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愚謂泰誓別得之民間既非出孔壁又非伏生所傳而其來甚久非僞也皇甫謐見古文尚書衰微殆絕乃別撰古文二十五篇貪泰誓文多易掇攢湊成之國傳於是後人信之眞其僞而僞其眞謐又并造孔安國傳竊計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古文書未必爲之傳蓋安國早卒僅注論語未暇其他是以史記漢書皆無此言藝文志於西漢羣儒著述臚列甚詳毛詩詁訓傳不列學官亦復收載安國果作尚書傳有不收入者乎故知不但今孔傳是假託而孔實本無傳也李顒當晉季世其時僞古文經傳盛行於江左安得尚有眞孔注泰誓此言甚可疑當是皇甫謐僞代孔安作其後嫌彼泰誓多所不備復摭經傳所引別造三篇兼爲之傳而初稿流落人間顒得以援引耳　郡舉孝廉充

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仕至侍中

袁宏

袁宏字彥伯世說文學篇注曰虎袁宏小字也侍中猷之孫也父勖臨汝令書鈔六十九袁氏家傳曰袁勖字敬宗爲大將軍參軍署賊曹督刑獄事多所救免江有三人設弋捕虎路人駈猪案此袁勖即彥伯之父惟敘歷官有異宏有逸才文章絕美世說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絕美作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尙時鎭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淸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尙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世說文學篇曰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鎭西經船行其夜淸風朗月聞江渚閒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爲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

要大相賞得注引續晉陽秋秋夜乘月作乘秋佳風月
卽升舟與之談論作卽遣要迎談話輿地紀勝十八日
賞詠亭在牛渚謂袁宏也亭名以此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
軍事案世說言語篇曰袁彦伯爲安南司馬注引續晉陽秋亦云起家建威將軍安南司馬不作西累
遷大司馬桓温府記室温重其文筆專綜書記世說文學篇曰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
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後爲東征賦書鈔一百三十八類聚二十七御覽七百七十均引
東賦
征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世說文學篇注續晉
陽秋曰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温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
時伏滔先在温府
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温知之甚忿世說文學篇注引續
晉陽秋作滔密以啟温温甚忿
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世說文學

篇注引續晉陽秋此句上有又聞此賦有聲一語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輿地紀勝十八日青山在當塗縣東南三十里袁宏爲桓溫府記室嘗以游青山卽此山也世說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作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啟世說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作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荅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世說文學篇作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家君勳跡如此世說文學篇作先公勳業如是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公世說文學篇作宏窘蹙無計便

答我大道公何乃言無因日耕金百汰世說文學篇百汰作百鍊在割能

斷功以濟時世說文學篇作功則治人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

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

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

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

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

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

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寍

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

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

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

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文選圖作面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文選無且哲二字文選考異曰

晉書五臣並作既明且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哲何云是妄人謬加
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
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
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
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
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
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
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
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
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

受之無懼色纖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諤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文選五臣本照作昭李善注作照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爲之贊曰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

海二溟揚波蚪獸雖觜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廻乾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藺嶺無停菊文選停作亭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賾奇賞要賾一作頤類聚四十五引作探賾奇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類聚四十五引動作動爰初發迹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筭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節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岸高嶷類聚四十五引牆岸作牆宇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韵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荅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人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邈哉太初類聚四十五引邈哉作淵

哉此爲唐人避諱改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
洿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
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既同文選愛敬作敬
授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階端委獸門正
言彌啟晉書校文四日二何用左氏傳晏嬰事蓋借指秦請戮賈充事也李善文選注甚明武英殿本
攷證引文選獸門作師門注云師門軍門也今李注無此文文中亦不作師門臨危致命盡其
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類聚四十五引靈作人獨稟
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類聚四十五引明作朋初九龍盤雅志
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雰霧宗子思

寍薄言解控釋禍中林鬱為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類聚四十五引雅作惟崇善愛物覩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類聚四十五引殖作植中作忠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公衡沖達秉志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艸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

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

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

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

爲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

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類聚四十五引都長作長者體

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類聚四十五引公庭作闕庭

退忘私位豈無鵠鴿固愼名器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

能勤功入亦獻替謀寍社稷類聚四十五引寍作翊解紛挫銳正

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邈遠類聚四十五引邈作穆神和形檢圳

彼白珪質無塵點立行以恆匡主以漸文選立行作立上匡主作匡上

淸不增絜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尙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初學記六御覽二十七九百四十均引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世說文學篇曰公與溫時賢共看咸嗟歎之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世說文學篇注引宏集疚作悲洞作慟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

下世說文學篇注引宏集一性作一物乃作實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作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世說文學篇作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世說文學篇作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呼爲袁伏世說寵禮篇曰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

優國士世說輕詆篇作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世說言語篇注引續晉陽秋機對作機捷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御覽二百十六袁宏與謝僕射書曰聞見擬爲吏部郎不知審爾果當至誠相遇之過初學記二御覽九孫盛晉陽秋曰袁宏爲東郡謝安執宏手授扇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案本傳下文云卒於東陽則此條所引脫一陽字又單道開傳云袁宏爲南海太守本傳失載寰宇記九日仁風樓在州子城北卽晉東郡太守袁宏奉揚仁風之所也輿地紀勝十七曰東冶亭在城東八里晉太元中置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世說言語篇注續晉陽秋曰合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坐宏見漢時傳

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輿地紀勝七日袁宏墓在金壇縣西十里時年四十九

撰後漢紀三十卷宏自序日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紀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採而益之

及竹林名士傳三卷案隋志雜傳類有袁敬仲正始名士傳三卷誤以袁宏爲衛宏故稱敬仲水經情水注引作袁彥伯竹林七賢傳御覽四百四十七引作七賢序世說文學篇云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日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猶耳彥伯遂以著書注日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案如孝標之說是名士傳中分三類故世說注但稱名

士傳王攜引中興書目云正始名士傳三卷其中卷竹林名士三逸上卷增荀粲下卷增阮逸是竹林名士僅有一卷也宋志又作二卷恐其時已非完書隋志但稱正始與本傳但稱竹林不及世說注稱名士傳爲彪括也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隋志東陽太守袁宏集十五卷注云梁有二十卷錄一卷亡兩唐志仍作二十卷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案南史袁湛傳云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父景雋宋淮南太守景雋未知爲何人之子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元和姓纂十日勝七代孫理高密太守生鳳湛鳳五代孫儀生大鴻臚策策曾孫滔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地理志安邱屬東莞郡又云惠帝元康十年置平昌郡亦不言所領何縣以宋志攷之則安邱平昌東武琅邪朱虛五縣皆隸平昌也又攷三國志孫禮歷平昌太

守則魏時亦嘗置平昌郡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眞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寰宇記一百二十九引作輿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寰宇記一百二十九引此下有號曰郢都城即烈王所築西南小城即楚相春申君黃歇所居數語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於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

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巨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陵首謀周家祿校勘記曰陵當作淩下同長彗宵暵而毋巨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援陳許寰宇記一百二十九引援作接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御覽一百六十九引箭作管

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寰宇記一百二十九引貴作多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劒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內遘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三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

客沈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擁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遭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僞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

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
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
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
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
說之士與閭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
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盧九之間流溺兵凶者十
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砀石仲恭接刃成之於
後覺也而高祖以之育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
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
之銳雲合雨集摧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

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夢櫓高壁連壍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粱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慾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內邪惡結於人心乘閒幸濟之說日交於側猾詐錮咎之羣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況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

其俛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絶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脩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彊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

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溫憙征西將軍桓豁引爲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世說寵禮篇作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世說寵禮篇注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隋志梁有光祿大夫伏系之集十卷錄一卷亡御覽十二引伏系之雪賦類聚三引伏系之秋懷賦案南史伏曼容傳曼容字公儀滔之曾孫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臨海太守子晅字玄曜給事黃門侍郎晅子挺挺挺字士標南臺書侍御史挺邵陵王記室參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世說方正篇注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illegible]鬻耒蓋楚熊姓之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類聚九十羅含傳作飛來入口含因驚起心胸間如吞物意甚怪之御覽九百二十八幽明錄曰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意不屬意學問常晝寢夢得一鳥卵五色雜耀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才章自此後藻思日新類聚九十羅含傳此句下有此吉辭也一語御覽九百二十八幽明錄曰於是漸有志向遂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

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御覽二百六十五羅含別傳曰刺史庾廙以親賢之重作鎭方岳搜揚楚楚匪蘭弗刈仍辟含荊州部從事案庾廙當爲庾亮之誤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温臨州又補征西參軍御覽四百九十八語林曰羅含在宣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容日所識已多不煩復爾温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温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温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

一無所問温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類聚六十一羅含別傳曰以官廨寺諠擾非靜默所處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蔭宇伐木爲牀寰宇記一百四十六曰羅君章宅在江陵城西三里庾信亦嘗居之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世說方正篇注引羅府君別傳類聚六十一引羅含別傳作晏若有餘温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温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荊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

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類聚九十二羅含傳曰含在家時有一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致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世說方正篇注引羅府君別傳作豈非至行之徵耶類聚六十四引羅含傳作庭中忽自生蘭此德行幽感之應年七十七卒輿地紀勝四日羅含墓在烏程見石柱記所著文章行於世隋志有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唐志同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歷代名畫記曰顧愷之小字虎頭案類聚八十七引世說曰顧凱之爲虎頭將軍今本世說無此文或謂今本恐有脫誤然魏晉以來雜號將軍無虎頭之稱疑類聚展轉寫刻乃有此誤也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世說言語篇注愷之撰父悅傳曰君以直道陵遲于世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

比嵆康琴（案世說文學篇作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嵆康琴賦與本傳異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均引箏賦）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世說言語篇曰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世說排調篇作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至破冢遭風大敗（世說排調篇注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眞破冢而

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荆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世說言語篇之狀作之美）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世說言語篇蒙籠下有其上二字）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旐旐（世說排調篇纏根作纏棺樹作豎）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劒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世說排調篇此句下有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案本傳誤脫一句）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世說排調篇作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案此脫夜半二字）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世說排調篇作咄咄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恆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世說排調篇漸入作漸至）尤

善丹青圖寫特妙（歷代名畫記曰顧愷之嘗於瓦官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輝月餘又曰愷之論畫一篇皆摹寫要法宣和畫譜一顧愷之有女史箴圖黃伯思東觀餘論下曰顧長康畫列女傳有蘧伯王車形阮元文選樓叢書有影宋刻顧愷之畫列女傳）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名畫記曰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已來未有又云卿畫蒼蒼古來未有）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書鈔一百三十四俗說云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都不點睛便送還扇主曰點睛便能語也世說賞譽篇注引愷之贊山濤又引夷甫畫贊巧藝篇注云愷之歷畫古賢皆爲之贊歷代名畫記曰著魏晉名賢畫評量甚多又引愷之論及愷之魏晉勝流畫贊）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世說巧藝篇作本無關於妙處）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

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恆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世說巧藝篇曰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說巧藝篇曰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名畫記作明府無病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名畫記使作便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名畫記作皆其妙跡所珍祕者玄乃發其

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世說文學篇注中興書曰遲鈍而自矜尚爲時所笑）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世說輕詆篇作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世說輕詆篇注曰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書鈔五十八顧愷之拜散騎常侍表云不悟陛下聖恩所加逮在庸伊登之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暐）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御覽四百九十九引續晉陽秋此句下有自云得先賢風致一語）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御覽四百九十九引續晉陽秋作蹔將眠語搥腳人令代焉）愷之不覺有異遂申

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名畫記曰桓大司馬每請長康與羊欣講論畫書竟夕忘疲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書作正平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書作畫絕文絕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隋志通直散騎常侍顧愷之集七卷注云梁有二十卷通志略作十三卷及啟矇記隋志小學類作啟蒙記三卷兩唐志無記字魏志明帝紀注引作啟蒙注行於世

郭澄之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値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爲相國參軍從裕北伐

御覽七百三異苑曰太原郭澄之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爲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從爲南康太守盧循反自廣州長民以其謀先告因勢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旣覺便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他後從入關齎以自隨忽失所在

旣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荅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隋志曰梁有郭澄之集十卷亡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羣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沖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衷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遒邁夙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

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沈研祕籍疏足下寮
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清壯也
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贍肇創
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
荊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
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絶之目仲靜機思
通敏延譽清流德興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爻象垂法宮徵流音美哉羣彥揚蕤翰林俱諧振
玉各擅鏘金子安太沖遒文綺爛袁庾充愷縟藻霞煥
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晉書斠注卷九十二